

名家插图本

老舍

小说经典

老舍◎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开市大吉





老舍

小说经典

开市大吉

◎ 老舍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市大吉 / 老舍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11

(老舍小说经典)

ISBN 978-7-5402-2729-6

I. ①开… II. ①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
集—中国—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1228 号

开市大吉

责任编辑: 马明仁 陈赫男

封面设计: 谭雄军

责任校对: 杨富丽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电 话: 010-65240430

邮 编: 100054

印 刷: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字 数: 95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老舍先生在 1921 年发表了一篇极短的白话文小说《她的失败》，由此开始了他的文学写作生涯。到 1958 年他又发表了一篇极短的小说《电话》，作为创作完整的小说作品，出乎意料地成了终点。虽然在这之后的 1961 年，他写了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可惜没有写完。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刚刚练习写了两个短篇之后，就不断地写出了几部长篇小说。这样使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了这位长篇小说作家。他的短篇小说集中写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共出版了五本

短篇小说集，它们是《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和《贫血集》。他一生总共写下了七十一篇短篇小说（包括中篇小说）。现在选出二十三篇，分成三册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从中可以领略到老舍先生短篇小说的神韵、个性、趣味和风格。

老舍先生生前曾自选过《微神集》、《月牙集》和《老舍短篇小说选》三部中短篇小说选集。今天入选到要出版的这三本书中，有十六篇就是老舍先生曾经选过的，如《月牙儿》、《微神》、《上任》、《我这一辈子》、《柳家大院》等这些作者本人满意的、心爱的篇目，以飨读者。

在这二十三篇小说中，还是多以他擅长的老北京的底层小人物作为主人翁，篇幅不大，却都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小人物鲜活的个性与命运。人物各自演着自己人生的故事，可喜、可悲、可



叹，生动感人。小说里蕴涵着人生哲理，意味深长，有着现实意义。

在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中，多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这样的作品已被读者熟悉、赏识。而在短篇小说里他大胆地使用了不少欧美刚流行的象征主义、意识流、人物心理特征叙述等技法来写，使小说充满了艺术色彩与魅力。例如《微神》，文中描绘了三种浓重颜色的花朵及其变换，好像描绘出女主人人生的三个阶段。这种景物象征性写法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使作品呈现出诗意的梦幻与神秘性，是一篇别开生面的、难得的且令人遐想的小说。又例如《丁》这篇仅有四千多字的小说，通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文中描写一个青年人在避暑胜地青岛，躺在大海的沙滩上，随意地看到什么就想起什么，用大脑中随意的、瞬时变幻的想法刻画出 20 世纪 30 年代

这一类型的年轻人。这些在小说写作中的艺术技巧，它们的多样性，精到、巧妙、传神，多在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中能欣赏到。

在这些短篇小说中还能通篇读到与他的长篇小说表述不同的文学语言。如《月牙儿》，他的文字运用了散文诗样的语言，使小说的情调凄美，控诉更加感人，给人以更强烈的感受。在《裕兴池里》这篇小说中，以地道的京腔，描绘了街面上的混混儿、地痞在澡堂子中的丑陋嘴脸。老舍先生杰出的文学语言功力，幽默、讽刺、生动有趣的风格，在这些篇小说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老舍先生曾说过短篇小说“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着技巧成为独立的一个题材”，认为作家“非有极好的天才与极丰富的经验不能做到”。他很谦虚地说：“我的才力不长于写短篇。”



因此，“短篇非要见好，非拼命去作不可”。我们今天读他写的这些短篇小说就是他拼命的结果。功夫不负苦心人，有的篇目已成了名篇佳作，流传中外。

为了增加阅读的趣味，在这些小说中插入了优秀的插图。它们都是“文化大革命”后创作的。有的画家因爱着老舍先生的小说，情不自禁地为小说的人物或某个情节创作出贴切、传神的画面。这些插图使小说更加形象、感人，更扩展了想象的空间，给读者以图文并茂的享受。今天我特别感谢为老舍先生创作插图的著名画家方成、袁运生、高荣生、叶武林先生，以及最近为小说创作插图的谢培林先生。李全武、徐勇民先生曾创作了《月牙儿》的连环画；王书朋先生曾创作了《微神》的连环画，都曾在全国获奖。今天我们只能将其部分画作插入本书中，让读者欣

赏到这些精彩难得的图画。在此我也向他们致谢。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燕山出版社，为了便于广大读者阅读，特意设计出版小开本的、比较薄的集子，我相信这种精美小巧、带插图的书，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舒 济

2011.8.6

目 录

我这一辈子.....	1
上 任.....	118
微 神.....	150
也是三角.....	176
铁牛和病鸭.....	199
开市大吉.....	219
裕兴池里.....	234

我这一辈子

一

我幼年读过书，虽然不多，可是足够读七侠五义与三国志演义什么的。我记得好几段聊斋，到如今还能说得很齐全动听，不但听的人都夸奖我的记性好，连我自己也觉得应该高兴。可是，我并念不懂聊斋的原文，那太深了；我所记得的几段，都是由小报上的“评讲聊斋”念来的——把原文变成白话，又添上些逗哏打趣，实在有个意思！

我的字写得也不坏。拿我的字和老年间衙门

里的公文比一比，论个儿的匀适，墨色的光润，与行列的齐整，我实在相信我可以作个很好的“笔帖式”。自然我不敢高攀，说我有写奏折的本领，可是眼前的通常公文是准保能写到好处的。

凭我认字与写的本事，我本该去当差。当差虽不见得一定能增光耀祖，但是至少也比作别的事更体面些。况且呢，差事不管大小，多少总有个升腾。我看见不止一位了，官职很大，可是那笔字还不如我的好呢，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这样的人既能作高官，我怎么不能呢？

可是，当我十五岁的时候，家里教我去学徒。五行八作，行行出状元，学手艺原不是什么低搭的事；不过比较当差稍差点劲儿罢了。学手艺，一辈子逃不出手艺人去，即使能大发财源，也高不过大官儿不是？可是我并没和家里闹别扭，就去学徒了；十五岁的人，自然没有多少主意。况且家里老人还说，学满了艺，能挣上钱，就给我说亲事。在当时，我想象着结婚必是件有



趣的事。那么，吃上二三年的苦，而后大人似的去耍手艺挣钱，家里再有个小媳妇，大概也很下得去了。

我学的是裱糊匠。在那太平年月，裱匠是不愁没饭吃的。那时候，死一个人不像现在这么省事。这可并不是说，老年间的人要翻来覆去的死好几回，不干脆的一下子断了气。我是说，那时候死人，丧家要拚命的花钱，一点不惜力气与金钱的讲排场。就拿与冥衣铺有关系的事来说吧，就得花上老些个钱。人一断气，马上就得去糊“倒头车”——现在，连这个名词儿也许有好多人不晓得了。紧跟着便是“接三”，必定有些烧活：车轿骡马，墩箱灵人，引魂幡，灵花等等。要是害月子病死的，还必须另糊一头牛，和一个鸡罩。赶到“一七”念经，又得糊楼库，金山银山，尺头元宝，四季衣服，四季花草，古玩陈设，各样木器。及至出殡，纸亭纸架之外，还有许多烧活，至不济也得弄一对“童儿”举着。



我学的是裱糊匠。在那太平年月，裱匠是不愁没饭吃的。
(袁运生 / 图)。



“五七”烧伞，六十天糊船桥。一个死人到六十天后才和我们裱糊匠脱离关系，一年之中，死那么十来个有钱的人，我们便有了吃喝。

裱糊匠并不专伺候死人，我们也伺候神仙。早年间的神仙不像如今晚儿的这样寒碜，就拿关老爷说吧，早年间每到六月二十四，人们必给他糊黄幡宝盖，马童马匹，和七星大旗什么的。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惦记着关公了！遇上闹“天花”，我们又得为娘娘们忙一阵。九位娘娘得糊九顶轿子，红马黄马各一匹，九份凤冠霞帔，还得预备痘哥哥痘姐姐们的袍带靴帽，和各样执事。如今，医院都施种牛痘，娘娘们无事可作，裱糊匠也就陪着她们闲起来了。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还愿”的事，都要糊点什么东西，可是也都随着破除迷信没人再提了。年头真是变了啊！

除了伺候神与鬼外，我们这行自然也为活人作些事。这叫作“白活”，就是给人家糊顶棚。早年间没有洋房，每遇到搬家，娶媳妇，或别项

喜事，总要把房间糊得四白落地，好显出焕然一新的气象。那大富之家，连春秋两季糊窗子也雇用我们。人是一天穷似一天了，搬家不一定糊棚顶，而那些有钱的呢，房子改为洋式的，棚顶抹灰，一劳永逸；窗子改成玻璃的，也用不着再糊上纸或纱。什么都是洋式好，要手艺的可就没了饭吃。我们自己也不是不努力呀，洋车时行，我们就照样糊洋车；汽车时行，我们就糊汽车，我们知道改良。可是有几家死了人来糊一辆洋车或汽车呢？年头一旦大改良起来，我们的小改良全算白饶，水大漫不过鸭子去，有什么法儿呢！

二

上面交代过了：我若是始终仗着那份儿手艺吃饭，恐怕就早已饿死了。不过，这点本事虽不能永远有用，可是三年的学艺并非没有很大的好处，这点好处教我一辈子享用不尽。我



可以撂下家伙，干别的营生去；这点好处可是老跟着我。就是我死后，有人谈到我的为人如何，他们也必须要记得我少年曾学过三年徒。

学徒的意思是一半学手艺，一半学规矩。在初到铺子去的时候，不论是谁也得害怕，铺中的规矩就是委屈。当徒弟的得晚睡早起，得听一切的指挥与使遣，得低三下四的伺候人，饥寒劳苦都得高高兴兴的受着，有眼泪往肚子里咽。像我学艺的所在，铺子也就是掌柜的家；受了师傅的，还得受师母的，夹板儿气！能挺过这么三年，顶倔强的人也得软了，顶软和的人也得硬了；我简直的可以这么说，一个学徒的脾性不是天生带来的，而是被板子打出来的；像打铁一样，要打什么东西便成什么东西。

在当时正挨打受气的那一会儿，我真想去寻死，那种气简直不是人所受得住的！但是，现在想起来，这种规矩与调教实在值金子。受过这种排练，天下便没有什么受不了的事啦。随便提一